

喜^乐兽 悲^伤兽
舍^身兽
穷^途兽 荣^华兽
千^里兽 痴^心兽
英^年兽
来^归兽

异兽志

颜歌

著



中信出版社
CHINA CITIC PRESS

悲 伤 兽
 喜 乐 兽
 舍 身 兽
 穷 途 兽
 荣 华 兽
 千 里 兽
 痴 心 兽
 英 年 兽
 来 归 兽

异兽志

颜歌

著



中 信 出 版 社
 CHINA CITIC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异兽志/颜歌著. —北京:中信出版社,2006.8

ISBN 7-5086-0715-5

I. 异... II. 颜... III. 故事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081863号

异兽志

YISHOUZHI

著 者： 颜 歌

特约策划： 蔺 瑶 刘文韵

出 版 者： 中信出版社

经 销 者：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

承 印 者：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

开 本： 850×1168 1/3 印 张： 9.75

插 页： 2

版 本： 2006年8月第1版 印 次： 2006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 ISBN 7-5086-0715-5/G. 193

定 价： 19.9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，由发行公司负责退还。服务热线：010-85322521

<http://www.publish.citic.com>

010-85322522

E-mail:sales@citicpub.com

author@citicpub.com



卷一·悲伤兽

悲伤兽性温和，喜阴冷。爱吃花菜和绿豆、香草冰激凌和橙子布丁。惧火车、苦瓜及卫星电视。



卷二·喜乐兽

喜乐兽乃瑞兽，独居，行踪神秘。得见喜乐兽之人非富即贵，必将出人头地。古时帝王都有遇喜乐兽的传说，故此兽名喜乐。



卷三·舍身兽

舍身兽一度成为永安市吉祥物，但却因为性格太过阴郁而被取缔。



卷四·穷途兽

人们说到穷途兽，永远把他们和劳改犯、农民工、妓女联系在一起，作为粗鄙与下等的象征，关于他们的研究极少。



卷五·荣华兽

群居。善植花木，古时多为花匠园丁，尤善植奇花异草。



卷六·千里兽

身姿瘦且挺拔，发黑而长，目细唇白，瞳为赭石色，肤偏红，腹凸出，脚踵处有利骨刺出，脖子略长。





149



卷七·痴心兽

二十多年前，永安大学生物系宣布培养出一种新兽……

痴心兽是唯一一种人造兽。



187

卷八·英年兽

传说英年兽们都是古代死囚的后代，因而在永安生活辛苦，幼兽大多初中毕业即辍学。

217



卷九·来归兽

来归兽喜静，喜食龟苓膏，黑米粥，厌恶烟熏肉和豆腐。喜砌砖块和打麻将。



251

后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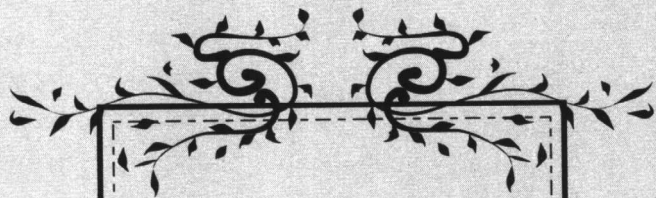
春天过了就是夏天，满街都是老太太在卖栀子花，五毛钱一朵，廉价而丰盛，开放就是。

26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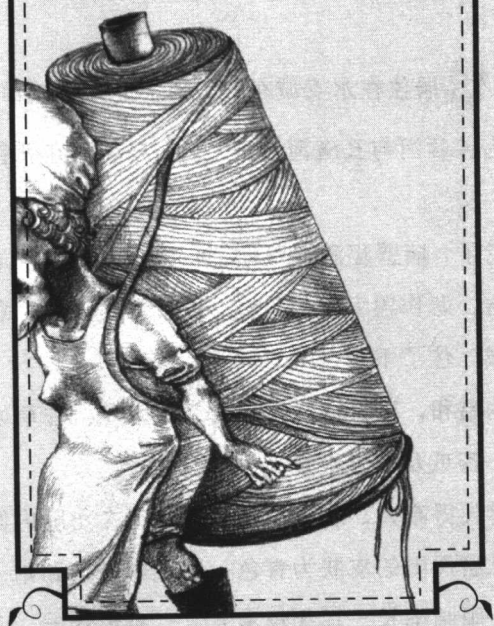


附录

……你们谁也不知道我去过动物园，他骄傲地想。他不愿意承认的是，没有人想知道了。和任何事物一样，永安市立动物园失踪了，于是，它变得从来都没有存在过。



卷一·悲伤兽





悲伤兽居住在永安城东北。锦绣河穿越城市中心，往东流，

在洛定洲分为芙蓉河与孔雀河——悲伤兽居住在孔雀河南岸的那片小区。

小区很老了，墙壁爬满了壁虎，唤做乐业小区。原来是平乐纺织厂的职工宿舍，悲伤兽大半都是这个纺织厂的工人，很多年前，从南边来到永安城，住了下来。

悲伤兽性温和，喜阴冷。爱吃花菜和绿豆、香草冰激凌和橙子布丁。惧火车、苦瓜及卫星电视。

雄悲伤兽长得高大，嘴巴大，手掌小，左小腿内侧有鳞片，右耳内侧有鳍，肚脐周围的皮肤为青色，除此以外，和常人无异。雌悲伤兽面容美丽，眼睛细长，耳朵较常人大，身形纤弱，肤偏红，月满时三天不通人语，只做雀鸟之鸣，此外，与常人无异。

悲伤兽不笑，但笑即不止，长笑至死方休，故名悲伤。



悲伤兽的祖先，追溯上去，可能是上古时候的某个诗人，但年代久远，不可考证。

雄悲伤兽擅手工，因此做纺织，雌兽貌美，因此多为纺织店售货员。永安城的人穿越整个城市到这片破落的小区来买织品，无非为了见雌兽一眼。

传说悲伤兽之笑极美，见到的人都永生难忘。但无论说多少笑话，他们都不会笑。

越是如此，雌兽之美越显珍贵，惹人怜惜，因此永安城的大款们都以娶得雌兽为荣。雌兽可与人类通婚，产下小孩与常人无异，但雄兽不可，因此乐业小区中王老五成群，姑娘们都去了城南富人区，面容冰冷，足不着地，整个小区越见萧条了。

动物学家在报纸上大声呼吁：如此下去，这种珍稀兽类必然灭绝，于是政府宣布悲伤兽只能内部通婚，要和人类结婚需申请名额，投标决定，每年五个。这样一来，娶到一只雌兽更成为身份的象征，上流社会为之疯狂，政府则大赚了一笔。

画家小左是我朋友的朋友，她和悲伤兽的故事在圈内流传很广，但真实情况却很少有人知道。有一天在一个派对上她走过来找我，她说：我知道你，你专门讲述兽的故事，我想给你讲悲伤兽的故事，你要听吗？



我说好的，但我要付出代价。

小左说我什么也不想要。

但，我说，这是规矩，我必须得给你点什么——我对她笑，她却面无表情。

她说，我要一客香草冰激凌可好。

我买给她一客香草冰激凌，她吃得津津有味，几乎忘记说话。

我抽完两支烟的时候，她终于开口了。

她说，我的悲伤兽上个星期死了。

小左遇见那只雄兽，是在平乐纺织厂的萧条时期——售货员们都去嫁了大款，东西卖不出去，工人大批下岗。她是在海豚酒吧遇见他的，他走过来问小左说，我刚刚失业了，你能不能请我喝酒。

她抬头看他，他长得很高，神情严肃，脸上皮肤光滑，一条皱纹都没有，小左说，好。他们一起喝酒，小左看见他的耳朵后有一片漂亮的鳍，她说你是兽。他说，对，我没了工作。

那天晚上之后，他跟她回家，她驯养了他。

雄兽的名字叫乐云，晚上睡觉安静，不爱讲话，喜欢洗澡，每天吃三个香草冰激凌就可，但若谁看电视，他就会大声鸣叫，双眼发红，

兽性毕露。

小左从此不看电视，回家的时候，他们坐在沙发两头，一人看一本书，开心的时候，他常常低声鸣叫，好像猫的声音，但不笑。

晚上睡在一起，乐云裸睡，身材和人类男子无异，肚脐周围皮肤青得像海那样，甚至有些透明，小左常常看着那块皮肤发呆，真美，她说。

她抚摩他，他像猫一样发出满足的嘀咕，但无法和她做爱。因为你是人类，雄兽说。

他们相拥睡去，就像两只兽。

那段日子很美好，雄兽比人类的女孩更为温柔而手巧，给小左做饭、洗衣服。饭多是素食，衣服多发出异香。小左吃饭，他就在对面看，神情温柔，她几乎认为他是她的丈夫。

那时候是去年五月，小左以雄兽为模特，画了很多画，在常青画廊开了个画展，大获成功，大家都知道她有一只悲伤兽，双腿壮硕修长，小腹平坦发青，眼神明朗而无物，或坐或站，全城的姑娘都爱上了他。

我去看过那个画展，第一次听到了小左和悲伤兽的传闻，圈内的八卦王小虫说，小左这娘们儿，肯定把人家睡了。我说，雄兽是不可和人类交配的。小虫阴笑说，你也信？



但我相信这是一只纯粹的兽，有一张画，他坐在窗台上，一丝不挂，人们清楚地看见他小腿上的鳞片，脸上的神情略微羞涩，因而迷人。人人都想，若是他笑起来，不知道多么好看。

但他不笑。

他一笑，就死了。

他已经死了，小左说。她坐在我对面，大口吃冰激凌。脸色很坏，不笑。

小左说一个月圆的晚上，他们听到凤凰般的长鸣，乐云睁开眼睛，神色慌张，冲去开门。门口是一个女孩，楼道灯光昏黄，但可看出她极美，她不会说话，鸣了一声，紧紧抱住了他。

小左让她进屋，拿香草冰激凌给她吃，她的皮肤通红，好像要渗出血，乐云说，她病了。

这只雌兽已经嫁给城南一个富商，乐云说是他的妹妹，唤做乐雨。乐雨依赖乐云，睡觉也不能离开他，他们给她喝了板蓝根，她依然鸣叫不已，乐云束手无策。他打电话给那个男人，电话那边烦躁地说：她叫个不停，根本不知道要干什么，我又不是兽！

乐云挂掉电话，把妹妹抱在怀中，不停亲吻她的脸颊。两只兽发



出相似的悲鸣，小左坐在沙发对面，打电话给她前任男朋友傅医生。

傅医生匆匆赶到了，小左说他比以前更加英俊。他手脚利落地给乐雨量体温测血压，然后打了一针。傅医生说，她怀孕了。

小左打电话给乐雨的丈夫，电话那边喜得说不出话，那男人几乎哭了，感谢老天，我王家有后了！小左烦躁地挂掉了电话，接着一辆大奔就到了。他们送走了乐雨，她还是鸣叫不停。但身上没有那么红了。

乐云出了一身大汗，要去洗澡，傅医生在客厅徘徊不去，他突然抱住女画家，他说，我想念你。

他们抱在一起，怀念过去的岁月，彼此抚摩，亲吻，急促呼吸。他们缠绵，卫生间里水声哗哗，像海浪温柔席卷。

第二天早上，乐云死了。

小左说，他没有笑过，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。

我说，我也不知道。

女画家神色忧伤，显得更加美丽，她说，我想知道他为什么会死，我几乎爱上了他。

那天的派对匆匆结束了。我走路回家，在会所门口见到小左和一



个陌生男人在一辆高级跑车上呼啸而过，发出了一声清锐的鸣叫。

我身边的一个男人啧啧而赞，他说，这娘们儿，自从养了一只悲伤兽以后，脱胎换骨，画越来越好看，人也越来越漂亮，什么时候我也找一只来养养。

他问我，你不是对这些很熟么，去帮我找一只。

我说，人要驯养一只兽，是需要缘分的。

那人不以为然，他说永安城中到底有多少异兽，到最后说不准谁养谁呢。

我笑。我说你害怕，就离开。

他说，来到这里的人，都无法离开，这个城市太鬼魅，太迷人，太妖娆，是艺术家和流亡者的天堂。

我就想到画家小左，很多年前我听说过她的传说，她刚刚从北方来这个城市的时候，沙砾一般粗糙，见人说话带着乡音，常常被暗中嘲笑，多年过去，她终于成为一个巧笑纤指的都市女子，唇色如血，好像从出生就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市。

悲伤兽们在很多年前来到这座城市，也再也没离开过，无论动物学家如何危言耸听，无论洪水、旱灾、经济萧条、战争、股灾，或者传染病爆发，他们都不为所动地生活在永安，且数量稳定，如同一



个永恒的谜题。

在五、六十年前永安有很多兽，人只是兽的一种，但终于爆发了战争，以及动乱，人挑动了兽的战争，整整十年，那段历史早已经消失，虽然时间太短，但所有的人都只知道或者装作只知道毛皮了。大量的兽消失、灭绝，但悲伤兽们活了下来，并且，成为了永安城中数量最大的兽族。

可是没有人真的进入过他们的世界，雌兽可以出嫁，但雄兽绝不和人类通婚。

因此，当我在网络上搜索悲伤兽的消息，试图找到乐云死亡的原因时，除了上面那无关痛痒的一段，毫无头绪。

难道他因误食过量苦瓜而死？我笑。

我打电话给大学时的导师，永安市著名的动物学专家，我说你对悲伤兽有研究吗，除了笑，他们还有什么原因会突然死亡。

我的老师沉默，他说明天出来喝茶，我们详谈。

从早报娱乐版中我看见画家小左的消息，她同永安市一位著名建筑商的儿子频繁约会。照片中，他们在一家露天酒吧喝酒，那个年轻男人风度翩翩，笑得春风得意，照片中可看见小左的左脸，耳朵上戴



着样式夸张的大耳环，面容出奇秀丽，神情平静而忧伤，不笑。

我喝一口茶，再喝一口，想，她是否真的爱上那只死去的兽。

电话是这个时候响起来的，那边的人是我的老师，他说，你看报纸了吗，那个女画家的照片。

我说我看见了。想找你问的，就是她养过的悲伤兽死亡的事。

电话那边又是漫长的沉默，他说，听我的，你最好不要再去管这件事。

为什么，我问他。你知道那只兽是怎么死的么。

他或许没有死，他说，顿了顿，又说，他的灵魂永生。

我笑，我说，你是说灵魂的城市吗。

在永安地下，传说有一个灵魂的城市，人和兽，车和路，乐队和追随者，在那里生生不息。小时候母亲会给每一个孩子讲这个恐怖的传说，母亲说千万不要在马桶上看书，因为你坐在马桶上走神的时候，灵魂就会从地下上升，穿越马桶，从你身下进入你的身体，占据你。因此，每一个孩子都对马桶有一份敬畏，等到他们长大的时候，才发现，他们上当了。

电话那边发出嗡嗡的声音，信号破得漏风，他说，总之……我是说……电话断了。



还是一个孩子时我蹲在马桶边良久凝望，希望有一个灵魂浮上来同我说话，管它是人是兽。我看见它，我就说，你好。我这样有礼貌的孩子，一定会讨人喜欢。

我去城南富人区寻找雌兽乐雨，她肚子已经微微隆起，坐在大厅中礼貌地接待了我。她说，我看过你的小说，很好看。

她喝一杯冰巧克力，皮肤发出珍珠般粉红色的光芒，声音温暖动听，坐在大厅背光的角落，眼睛漆黑明亮。

我略带不安地开口，我说，我是想来问问你哥哥的事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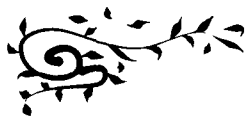
乐雨神情茫然，哥哥？我哪里有什么哥哥。

我一愣，然后敏捷的保安就从外厅走了进来，他说，夫人不舒服，小姐你改天再来吧。

保安长得极高，且面无表情，活脱脱一只悲伤兽。但他是人，他的掌心厚重有力，一把握住我的手臂，说，小姐，请。

乐雨坐在沙发上无辜地看着我，她说，怎么了。她的耳朵比常人略大，就像庙中的神佛，端坐云间，不知人间疾苦，问臣子：既然他们饿了，为何不食肉饼。

当天晚上，在海豚酒吧，我遇见小虫，他带了新的女伴，一脸小



心翼翼，喝一杯橙汁，安静地坐在我们身边。

我抢他的烟抽，给他讲上午的事情，我说，真是气人，欺负人。

我把烟喷得他满脸都是，他皱着眉毛挥手。他说，你是不是才出来混，这点事情都不知道，怪不得别人啊。

永安市的政府修在人民路上，一堆不起眼的灰矮房子，门前卫兵站得笔直。一眼望不到底。每天不知道有多少文件被印刷出来，然后，被传阅背诵或者偷窥。

而其中，关于悲伤兽和人类通婚的文件是这样规定的：婚前雌兽应做催眠或手术切除来自兽的回忆，每个月注射激素压制兽性，因此，嫁做人妇的雌兽都将失去记忆，忘记自己是谁，忘记自己是兽，坐在华美的厅堂中，等待丈夫归来，为他们宽衣，与他们同睡，繁衍人类。但每月十四十五十六的月圆之夜，她们恢复兽性，失去语言能力，同时失去了那段时间的记忆。

而最新的激素即将被发明，这时，即使是在月亮最圆，所有兽都蠢蠢欲动的夜里，她们也不会记得自己来自何方，而永远成为一个人，生活下去，但不可微笑，更不能大笑，一笑，悲伤兽就无法停止，然后，死去。